

張國平編著

鐵軍將領列傳

1938

新中國出版社發行

鐵軍將領列傳

角二幣國售實冊每
費郵如酌埠外

編著者行發者
新中中國出版社
廣新州西街三號
新活州廣
大美皇香港
上北生公美
雜誌書書
司局店局司
漢口道大後

究必印翻·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十五日初版

——目次——

李宗仁將軍

白崇禧將軍

黃紹竑將軍

李濟深將軍

張發奎將軍

四

黃琪翔將軍

五

陳銘樞將軍

六

蔡廷鍇將軍

七

蔣光鼐將軍

八

翁照垣將軍

九

李宗仁將軍

李宗仁將軍，字德鄰，廣西省桂林縣人，生於前清光緒十七年（西歷一八九一年）。年青時即智敏過人，頗有大志，後畢業於廣西陸軍學堂，飽受軍事教育，與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同學，感情頗篤。畢業後，初在本鄉某學校充體操教練，以能忍苦耐勞，爲人所器重，後入保定軍官學校，與同學白崇禧黃紹竑往來頗密。在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，即回至故鄉，投身入軍界服務。時當民國十二三年間，桂系軍閥陸榮廷莫榮新盤據廣西，李氏在莫榮新部任旅長。陸莫二人，均出身綠林，不諳政治，恃握有兵權，無惡不作，桂省民衆，恨之刺骨，然却無可如何。李氏雖在莫部下，但究因曾畢業軍事學校，受過新思想，與綠林出身之純粹封建軍閥陸榮廷莫榮新等，不能久安，且當時國民黨在廣州，蓬蓬勃勃，革命空氣，異常

緊張，李氏爲此鄰省革命空氣之激盪，漸有新的覺醒，遂聯合白崇禧等新派軍人，驅逐陸榮廷莫榮新二人，統一廣西。

李氏此時，雖代陸莫二人，而據有廣西，但深覺自己在政治上，如無一正確鮮明之立場，勢難得民衆之同情，爲堅固其地位計，默察國內大勢，知廣東方面之國民黨，爲全國民衆所擁護，將來定有發展，遂於民國十四年，派白崇禧赴粵，願以廣西併入廣東國民政府，服從指揮。時廣州國民政府宣告成立，主席爲汪精衛，當以此事請於中央執行委員會，衆以廣西軍事當局，旣表示願意接受三民主義，服從國民政府，當予通過，自是李氏乃開始成爲國民革命隊伍中之一員。是年八月間，汪精衛氏復親赴廣西，與李氏及白崇禧等一度磋商，於是兩廣之合作，乃愈趨密切。

民國十五年七月，國民革命軍在總司令蔣中正領導之下，誓師北伐。時國民革命軍共編成七軍，李氏即任第七軍軍長，黃紹竑任七軍副軍長兼黨代表，白崇禧任

參謀長，夏威胡宗鐸等分任旅長。自廣東出發，入湖南湖北，攻克武漢，乘勝進攻，屢摧強敵。旋又奉命進攻江西，與敵軍孫傳芳之部隊開戰，結果又將敵軍擊退，使南昌九江，失而復得，功績卓著。復因沿途作戰，收編頗多，七軍勢力，遂漸次擴大。後所部與程潛之第六軍，同被編爲江右軍，與何應欽白崇禧等會師南京，奠定黨國之基礎。

十六年夏，李氏任第三路總指揮，渡過長江，追趕直魯軍隊，所過無不披靡。不幸黨國發生內訌，蔣總司令辭職赴日，中央主持乏人，李氏與何應欽白崇禧二氏，遂担负起軍事重任。時孫傳芳正集重兵於揚州，以十二圩運鹽船及截留得來之小輪數百艘，偷襲龍潭，一舉而佔據鐵路，更進而破壞下蜀及棲霞山間路軌，至翌晨，京鎮兩地始知之。李氏此時正在南京，乃急調京城衛戍各軍堵截，激戰於鍾山一棲霞間，因得失有關全局，故士卒皆拚命以赴，相持至午，白崇禧亦率熊式輝團趕到，予孫以嚴重之夾擊，苦戰亘兩日夜，孫軍卒以後援不繼，且處於山湫江濱之一

隅，仰而攻擊，形勢不利，又缺乏重炮，故卒爲革命軍所擊敗，從此一蹶不振。此

役若非李氏得訊後急調大軍堵截，反敗爲勝，則南京之得失，誠屬未可知也。

李氏於龍潭戰役獲勝後，不久，據有兩湖地盤之唐生智，又復起而異動，興師東下，南京特別委員會乃命李氏與白崇禧率所部桂系健兒討伐。桂軍作戰，素極重敢，在初期北伐時，即有「八軍不如七軍，七軍不如四軍」之諺，且唐部驕傲特甚，故一與桂軍接觸，即一敗塗地，唐生智倉卒遁去，其所部軍隊，亦爲李氏所收編焉。

十七年春，蔣總司令復職，李氏被任爲第四集團軍總司令，率部完成北伐，直達北平，在總理靈前，舉行北伐完成報告祭。此時李氏之地位，蓋已與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三將軍並駕齊驅矣。

北伐完成後，國民政府在太原開封武漢廣州四地，各設一政治分會，而以李氏爲武漢政治分會主席。此時李氏除原有廣西地盤外，更因驅逐唐生智之故，而奄有

兩湖，同時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李濟琛氏，亦屬桂系巨子，兩廣兩湖，聯成一氣，聲勢甚盛。當時封建勢力尙未完全清除，李氏際此時會，雖尙無問鼎中原之意，亦難免有稱雄宇內之心。中央政府於此，亦漸有尾大不掉之感，乃謀削除各地方軍事領袖之兵柄，作中央集權之舉，於是乃有編遣會議之召集，廢止各地政治分會之明令，此項舉措，與各地方軍事領袖發生直接衝突，李氏爲防變生肘腋起見，乃驅程潛於前，逐魯滌平於後。程魯二氏，同爲屬於武漢政治分會統轄下之湖南省政府主席，且亦同爲效忠於中央之人物也。中央以李氏此種處置，顯屬違反編遣會議之議決，乃嚴令桂軍撤回原防，聽候中央查明處置。李氏不從，此時適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期間，出席代表，均主授權政府，明令討伐，國民政府乃於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，下令討伐李氏及李濟琛白崇禧等。令下後，討逆軍紛紛出動，李氏以部署未定，慘遭失敗，不得已退入廣西。時李濟琛已被扣，白崇禧則遠在北平，聞訊後乃祕密乘機南下，繞道回抵桂林。李氏於斯，乃暫時放棄爭雄中原之野心，埋頭

準備新廣西之建設矣。

李氏自退入廣西後，即與白崇禧埋頭苦幹，努力於省政之建設及民團之訓練，以此廣西盜匪絕迹，百廢全興，建設事業，飛速發展，教育十分發達，民團精神，更為全國聞名。

此時國內正在極度擾攘之中，各地方軍事領袖，均不滿蔣介石將軍之大權獨攬，紛舉反蔣之幟，馮玉祥起於前，唐生智張發奎繼於後，但均不旋踵而告失敗。馮唐部屬，或歸附中央，或為中央所收編，獨張發奎部屬均矢忠於張，張乃率之南下，圖與李氏會合。時李氏偏處廣西一隅之地，出口為廣東所封鎖，頗為困苦，乃謀進兵襲粵。白崇禧趕回廣西以後，盡削胡宗鐸陶鈞等兵權，將軍隊加以整理補充，而親自為前敵總指揮，軍勢又振。果然自梧州回擊肇慶，由小花江暗抄清遠，均甚得手，最後進兵至白泥，距廣州已不足百里之遙，但白泥一戰，全師崩潰，非但佔有之粵西北盡失，且梧州，桂林，桂平，亦相繼陷落，僅剩南寧柳州未破，若非張發

奎軍入桂，與李氏合作，其敗跡有不堪設想者。張桂軍聯合後，即回師反攻，曾一度反攻至清遠花縣四會之線，距廣州不過數十里，廣州形勢，已危在旦夕，但自中央派何應欽氏赴粵督師後，張桂軍又復不支而退。李氏終於未得出省一步。

民國十九年，馮玉祥復與閻錫山聯合反蔣，指揮有名之中原大戰，電促李氏出兵響應。李氏乃與白崇禧張發奎等率部出湖南零陵。時湖南軍隊均已調赴前線作戰，省防空虛，故張桂軍一路勢如破竹，取長沙，下岳州，不費吹灰之力。但攻克岳州以後，因外艦之開砲轟擊，未能渡過長江，進攻武漢，同時復因龍雲所部滇軍進攻廣西，黃旭初在南寧被圍甚急，且北方形勢亦已漸趨不利，李氏不得已，乃重復率部退桂，解南寧之圍，而驅滇軍出省焉。

二十年春，廣東元老派因胡漢民氏之被扣，大動公憤，派古應芬南下，游說廣東當局陳濟棠陳銘樞等，舉反蔣之幟，陳銘樞持首鼠兩端態度，陳濟棠乃乘機起而驅逐陳銘樞，據有廣東軍政大權，迎汪精衛回國，在廣州開非常會議，重組國民政

府，電邀李氏參加，由是久經分離之兩廣，始重復趨於合作。

民國念五年，李氏以國內抗日空氣澎湃，而中央政府，屢次謬爲最後關頭未到，不肯輕言抗日，乃與陳濟棠白崇禧等聯名發出通電，要求中央領導出兵抗日。中央以李氏在廣西銳意建設，成效卓著，而廣西全省皆兵，尤足資爲他日抗日救國之用，故不肯將李氏與陳濟棠同樣看待，乃先解決粵局，以余漢謀代陳濟棠之任，而以李氏爲廣西綏靖主任，仍負廣西軍政之責。未幾，蔣委員長赴粵，電召李氏往晤，兩人會談之下，歡若平生，舊嫌冰釋，李氏此時，始完全明瞭蔣委員長抗日之決心與準備焉。

民國念六年春，李氏應東方雜誌社之請，親撰一文，題名：「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」，其內容大要如下：

「中日談判，迄無結果，綏東敵僞，又大舉進攻之今日，中華民族當前最要緊迫之間題，已非如何復興問題，而實爲如何救亡問題。

溯自「九一八」事件發生以來，不抵抗論，實爲一切民族危機之厲階，夷考此種不抵抗論之產生，不外基於下列各種觀點：

(一) 認爲國際條約公理正義之可恃。(二) 認爲日本乃一蕞爾小國，決不能完全併吞中國領土。(三) 認爲中國國力不充，不堪一戰，與其抗戰召亡，不如徐圖準備。(四) 認爲中國內部未臻統一，共匪尙未肅清，實不能與日本作戰。(五) 認爲日俄，日英，日美之衝突日益尖銳，必須隱忍自重，靜待國際機會。

然根據五年以來事實之昭示，國際條約與正理公義已無可恃，日人之野心，決無止境，中國準備，日本亦在準備，且今日之中國，處處受其威脅，在威脅之下，何言乎準備乎？中國今日已具統一規模，惟須以抗日爲達到精誠團結和肅清共匪之先決條件，蓋不立卽抗日，卽不能統一全國意志，且中國一日在日本鐵蹄之下，中國國民經濟，卽一日不能健全發展，則共匪問題，亦不能得其解決。至於國際方面，美仍保守其緘默政策，英則兼顧歐陸問題之不暇，焉能顧及遠東，俄在世界法

西陣線及日德「反共協定」威脅之前，亦不暇兼顧遠東，故靜待國際機會者，實等癡人說夢耳，恐世界戰爭尙未爆發，而中國則已成爲涸鯲矣。

而不抵抗之結果，可列舉者約有四端：（一）不抵抗之結果，適足誘致日本軍閥對華之無歷進攻，施用恐嚇欺騙手段，實現其所謂「不戰而勝」之原則。（二）不抵抗之結果，適足促成中華民族之分裂運動，與漢奸國賊之不斷產生，適中日人「以華滅華」之陰謀。（三）不抵抗之結果，適足使民族意志日趨消沉。（四）不抵抗之結果，適足使國防物質準備之基礎，日趨幻滅。

如上所述，即知今日中華民族當前之唯一出路，唯有立即對日抗戰。

茲再分析中日作戰之客觀形勢，以把握戰爭前途：（A）從軍事方面觀察，中國軍事設備雖較遜日本，然軍隊則皆刻苦耐勞，久戰沙場，且人數衆多，彼主速戰，我則以持久戰克之，彼利用主力戰，我則以游擊戰擾之，彼利用破壞沿海都市，我則以堅壁清野之方法抗之，且戰後日本內部及國際關係，將日益困難，結果日必失

敗。(B)從經濟方面觀察，戰事發動後，日本經濟，必將日趨於崩潰，而我國則有三利：(甲)中國生產重心尙未集中都市，敵人若將沿海都市佔領或毀壞，於中國經濟並無大打擊。(乙)中國人民最大多數為農民，因之戰時生活可以自給自足。(丙)中國士兵刻苦耐勞。(C)從政治方面觀察，日本方面，軍閥政黨財閥之鬥爭，軍閥內部之軋礲，故其基礎甚不穩，近且法西斯運動抬頭，社會左右兩極端勢力之衝突，更形紛爭不堪，若中國對日作戰，則中國各方面力量必能鞏固團結，一致抗敵。(D)從國際方面觀察，以現時國際關係論，英美俄各國，雖無與日本直接作戰之企圖，但以日本在遠東勢力急遽膨脹之結果，與英美俄衝突日益激化，此為不可否認之事實，吾人苟能奮起抵抗，則若英若美若法若俄乃至國聯，均必能予吾人以有效之援助。

綜上論列，可知中華民族唯一之出路，即為放棄不抵抗論，即時抗戰，則民族復興前途其庶有豸乎」。

七月八日，蘆溝橋事變起後，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談話，明申最後關頭已到，誓必不辭犧牲，對日抗戰到底之決心，旋即下山返京，特派塞可斯巨型機赴桂，迎李氏至京，共同商決抗戰大計。李氏因事未克即往，特派白崇禧氏先行，而自己則留桂辦理動員等一應事宜。直至十月十日，方始離桂飛湘，轉漢乘輪東下。抵京後，參贊軍機，頗多貢獻。蔣委員長對之，倚畀甚殷。及南京失陷，軍政當局在漢口舉行會議，劃分戰區，而以李氏爲第五戰區作戰司令長官，坐鎮徐州，指揮蘇魯皖三省軍事。日軍屢圖打通津浦路線，但均爲李氏戰略所阻，未得實現，淮河之役，日軍受創甚重，迄今徐州尙安如磐石，均李氏之功也。最近政院爲便利統一指揮津浦南段及蕪湖兩方面戰事起見，特任李氏爲安徽省政府主席，李氏下車伊始，即以三事最僚屬，略謂：「宗仁忝主皖政，適值日寇侵凌，形勢迫切之際，端賴全體同寅，加倍努力，始能奠定危局，爲國藩屏，茲謹與同人誓約三事：（一）不苟免。衛國保民，生死以之，須以吾儕守土死疆之精誠，使人民知執干衛國之榮譽，改逃

難決心，爲赴難勇氣，同人中能英勇守土者，應一體崇敬，倘有畏難偷生，棄職潛逃者，亦惟有執法以從。（二）不苟得。古有明訓，官於此土者民之役，非以役民而奉己，爾俸爾祿，民脂民膏，故吾儕須以儉以儉以養廉之清節，使屬僚以凜于澄清，歸之公忠，倘有臨財苟得，舞弊營私者，應破降情面，嚴懲不貸。（三）不苟安。鄉鄙有難，尚且被髮纓冠以救，現寇深國危，吾儕方臥薪嘗胆以圖抗戰復興之不暇，何心再謀個人之安樂，置國難于不顧，同人中能奮發救亡，劍及履及者，當從優獎勵，其有醉生夢死，敷衍塞責者，實再難稍予寬宥，尚希全體同寅共勉之云。